文史哲论丛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https://doi.org/10.63313/LHP.8031

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小王子》哲学概念翻译研究

——以周克希与李继宏译本为例

尚佳忆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发布日期：2026年4月10日

摘　要

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作为理论框架，选取《小王子》的周克希与李继宏两个中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对比两者在处理书中哲学概念上的差异,并结合两位译者不同的成长背景、职业等因素，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分析发现，周克希的数学家背景使其译文风格冷静精确，语言更具文学气息与哲学深度，而李继宏的表达方式则更加直白简练，更符合当代读者的语言习惯。本研究希望通过聚焦原著中哲学概念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为《小王子》的分析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小王子》译本；译者行为批评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s in The Little Prince Based on Translator Behaviour Criticism

— A Case Study of Zhou Kexi's and Li Jihong's Versions

Jiayi Sha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82,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criticism of translator's behavior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focuses on the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Little Prince by Zhou Kexi and Li Jihong,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presentation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s in the original work, and discussing the reasons behind these differences by considering the translators' distinct growing backgrounds, careers and other factors. Analysis reveals that Zhou's mathematical

文章引用：尚佳忆．(2026)．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小王子》哲学概念翻译研究——以周克希与李继宏译本为例．*文史哲论丛*, 1(3), 38–45.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DOI: 10.63313/LHP.8031

background contributes to a calm, precise translation style, with great literary atmosphere and philosophical depth, in contrast, Li's approach is more straightforward and concise, which is closer to the linguistic habits of contemporary readers. By focusing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in the original work,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Little Prince*.

Key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The little prince translation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小王子》是由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创作的一部经典文学作品，自 1942 年发表以来，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深受全球读者喜爱，它作为一部富有哲理的童话，不仅在儿童文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还因其对于人性、责任、爱等主题的深刻表达，受到大量成年读者的喜爱。

“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中译者角色及其行为起着关键作用。译者不仅是语言的转化者，亦是文化意义的重构者”[1]。译者如何处理《小王子》中的核心概念直接关系到原作思想在中文世界里的呈现面貌。在国内众多译本中，周克希与李继宏的译本流传甚广且极具代表性，两人在语言风格和哲学概念的传达上有较为显著的差异。

本文旨在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两位译者的处理方式有何不同？第二，这些差异反映了译者怎样的翻译倾向？第三，译者的个人背景与社会化身份如何影响这些取舍的？本文运用周领顺教授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2]。该理论跳出了传统翻译中“忠实与叛逆”的非黑即白，提出译者的行为始终活动在“求真”与“务实”这两种极之间，它主张每一次语言选择，都是译者基于自身视域和翻译目的，希望在这两极之间达成的一种动态平衡。

2. 文献综述

2.1. 《小王子》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小王子》自问世以来便一直受到学界关注，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的哲学思想、文学表现和翻译研究几个方面。就哲学思想而言[3]，从存在主义视角解读作品，认为通过小王子的经历，展现了个体如何通过选择、责任和爱来实现自我存在的意义。有学者关注“驯养”这一概念，认为它不仅意味着建立情感联系，也包含了责任、时间投入和生命意义的生成[4-6]。在文学研究方面，已有学者从隐喻和象征角度分析作品，例如将玫瑰、狐狸、蛇以及各个星球上的人物视为不同意义的象征[3,7]。也有研究从童话叙事的角度出发，指出《小王子》以简洁纯净的叙述方式承载了深刻哲理，并且借助“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对照，反思现代社会的功利化倾向[8]。在翻译研究方面，学者关注不同中译本之间的差异，并从理论上解释这些差异：吕茂丽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1]，分析李继宏译本在语言表达和文化调整上的“务实”倾向，指出其翻译策略体现了对目标语读者接受度的充分考虑。雷嘉敏从接受美学角度比较不同译本，认为译者对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理解，会直接影响其翻译风格和表达方式[9]。

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揭示了《小王子》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但将哲学概念翻译、译者行为和社会身份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仍然不多。尤其是围绕作品中核心哲学概念的译法差异，现有研究更多停留在译文对比层面，较少进一步解释译者为何会采取不同策略。因此，本文将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基础，结合“求真—务实”、“翻译内与翻译外”以及译者社会身份的分析标准，对周克希和李继宏译本中的核心概念翻译选择进行比较，进而探讨不同译本之间语言风格差异产生的原因。

2.2. 理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由中国学者周领顺（2010）系统构建的一套翻译批评理论[2，14-17]。该理论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与传统上主要关注文本本身的研究不同，它更强调以译者为中心，从译者的翻译行为出发，结合“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面，对翻译活动进行整体考察和评价[10]。其目的不仅在于描述译文差异，更在于尽量减少翻译批评中的主观判断，提升分析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在这一理论中，“求真—务实”连续统是其最为核心的分析工具。“求真”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忠实于原文内容、风格和作者意图，而“务实”则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文化背景和实际阅读需要，对译文做出相应调整。但是这二者并不是彼此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连续的范围，也就是说，译者在具体翻译中，通常需要在“尽量贴近原文”和“尽量适应读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10]。因此，分析译文时，不能只看它是否忠实于原文，还要进一步考察它是否兼顾了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与接受。

这一理论还强调“翻译内”与“翻译外”的结合。“翻译内”主要是指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语言对应、意义转换和表达方式，“翻译外”则包括了译者的个人经历、教育背景、职业身份、翻译目的与社会环境等因素[10]。译文中的语言选择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它往往与译者的社会身份和翻译观念密切相关。不同译者即使面对同一文本，也可能因其身份、立场和目标不同，而在“求真”与“务实”之间做出不同选择。

这一理论尤其适合用于分析《小王子》中的核心哲学概念翻译。《小王子》表面上语言简洁，实际上却包含了许多富有哲理的表达，这些内容在翻译中很容易出现不同处理方式。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这一视角，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周克希和李继宏在翻译策略上的差异，并且进一步说明这些差异为何会出现，从而揭示译者社会身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3. 案例选取

本文选取周克希与李继宏两个版本进行对比研究。两位译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翻译声誉，在《小王子》现有的几个中文译本中，这两个译本的知名度较高，在国内读者群中具有较大影响，因此具有代表性与可比性；两位译者的语言风格存在明显差异，周克希的整体风格偏向内敛，更加注重文学氛围的营造，而李继宏则更加关注译文的语言表达是否流畅。这两种差别较大的语言风格为考察哲学概念术语的翻译策略及其背后的译者主体性提供了理想样本。

本文围绕《小王子》的主题与哲学内涵进行核心概念的筛选。本文的“哲学概念”并不是指专业哲学术语，而是指文中能够承载作者核心思想，并且能引发读者对存在、价值、关系等问题思考的关键词，这类词语也往往构成文本思想表达的关键节点，其翻译方式会直接影响原作传达的哲理内涵在目标语中的呈现效果。在《小王子》中这类词语分布广泛，其中本文选取 tame、essential 和 ties 三个词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是因为它们在文本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关联性。首先，这三个词共同构成了作品哲学表达的重要支点，彼此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前后文中彼此衔接、构成一种意义上的连贯。tame 是全书

最重要的哲学概念之一，它并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驯服”，而更接近于建立情感联系与责任关系的过程，“驯养”的本质在于建立真挚的情感联结，并且这一过程需要时间投入，其结果具有不可替代性[4]。因此，它实际上承载着作品关于爱、责任与生命意义的核心思考。essential 则直接对应书中那句著名的哲理表达，指向“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一问题，体现了作品对价值本质的追问。而 ties 则是体现为实践层面，回答了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它既可以理解为经过“驯养”这一行为后人之间所形成的联结，也可以看作真正重要的东西在情感层面的具体体现。三者合在一起，完整地呈现了《小王子》的哲学内核。其次，这三个词在原著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并且都处于较为关键的位置：tame 集中出现于小王子与狐狸的对话部分，是整部作品中最具哲理意味的段落之一，essential 则出现在点题性的表述中，直接承担了思想升华的功能，而 ties 虽分布较为分散，但常与爱、责任和联结等主题相伴出现，对理解作品整体意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对这三个词的翻译处理，不仅关系到局部语义的传达，也会影响读者对整部作品哲学基调的把握。最后，这三个词在汉语中的对应表达并不唯一，这也使它们成为观察译者差异的理想对象，例如，tame 可以译为“驯养”、“驯服”或“建立联系”，essential 可以译为“本质的”、“重要的”或“根本的”，ties 则可以译为“纽带”、“联系”或“羁绊”。虽然不同译法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但它们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原文思想的传达效果，通过观察不同的译法，也能反映出译者在“求真”与“务实”之间的不同取向。这些词的翻译差异不仅是语言层面的选择，更体现了译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方式及其翻译策略。

本文选取这三个词作为案例，能够较为集中地呈现《小王子》中核心哲学概念的翻译问题。通过对周克希和李继宏译本的对比分析，可以更清楚地观察两位译者如何处理这些关键词，进而揭示他们在翻译策略、语言风格和思想传达上的差异，也为后文的具体分析提供了明确的切入点。

4. 案例分析

4.1. Tame

《小王子》使用这个很日常的字眼，却自觉赋予它一种不同于日常用法的用法。在它的名下，几乎拢聚了全书所有的主题，如友谊、爱情、独一无二、本质、责任、聚散、成长、自我、世界等。“经过圣埃克絮佩里的锤炼，‘驯养’已是一个意蕴丰厚、启人深思的哲学语汇。”在《小王子》的语境中[4]，这一概念几乎涵盖了友谊、爱情、独一无二、责任、聚散、成长等多个主题，因此成为理解作品思想的关键。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角度看，tame 的翻译不仅是词义对应问题，也体现了译者在“求真”和“务实”之间的选择。tame 在英语中并不只是“驯服动物”，还强调一种从陌生到熟悉、从疏离到亲近的关系建立过程。第二十一章中，狐狸进一步把它解释为 to create ties，这说明 tame 在这里已经不只是动作，而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因此，如何翻译这个词，关键不在于是否找到了一个简单对应词，而在于能否再现它背后的思想意味。

周克希在早期译本中，将 tame 译为“跟……处熟”、“跟……要好”以及“养服”等表达[11]，这种处理明显考虑到了《小王子》的儿童文学属性，因此尽量用日常语言降低理解难度。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角度看，这更加偏向务实取向，即优先照顾目标读者的接受习惯，但是周克希后来在修订中又将其改为“驯养”，他在再版序言中提到，经过与法国朋友交流后发现，最初的译法确实不是孩子的常用词，同时也意识到原译虽然通俗，却削弱了第二十一章的哲理深度。事实上，第二十一章是全书思想最集中的部分，狐狸在这里承担的是智者的角色，其话语承载着友谊、责任和意义等主题，如果使用“处熟”或者“要好”这类较口语化的表达，虽然亲切易懂，却难以体现原词的思想力度。周克希最终定稿为“驯养”，说明他在反复修订中逐渐向求真靠拢，希望在保留原文哲理色彩的同时，也尽量兼顾中文读者的

阅读自然性。

相比之下，李继宏将 tame 译为“驯化”[12]，这一选择更直接地突出了该词的思想指向。李继宏在序言中指出，作者在这里将这一词与存在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强调意义并非预先存在，而是在个体的行动中生成，狐狸请求小王子“驯化”自己，本身就意味着主动建立联系、主动承担责任，而这种关系也使彼此从无数相似个体中变得独一无二，从这个意义上说，“驯化”更强调行为的主动性和建构性，也更接近“通过行动创造意义”的表达。不过，从汉语习惯来看，“驯化”在现代语境中常带有一定的控制意味，情感温度较低；而“驯养”则更像“驯化”和“养育”的结合，不仅包含关系的建立，也带有照顾和责任的含义，因此更温和，也更有文学感。

由此可见，周克希的“驯养”更重视语言的温度和可读性，李继宏的“驯化”则更强调概念的明确性和思想表达。这两种译法虽然不同，但都反映了译者在具体语境中的不同取舍。

4.2. Ties

原文中，ties 均出现在“to create ties”这一表达中，且都集中在第二十一章狐狸与小王子的对话里。根据词典释义，ties 可译为“联系”、“纽带”、“关系”等。虽然该词出现次数不多，但它在语义结构上与前文反复出现的 tame 形成了紧密呼应，如果说 tame 是一个抽象概念，那么 create ties 则是对这一概念的具体解释。在第二十一章中，小王子问狐狸，什么是驯养？狐狸明确说明：“It’s something that’s been too often neglected. It means, ‘to create ties…’ ”[11]。“驯养”的实质，就是通过“建立纽带”这一行动来完成。从逻辑上看，tame 是一种结果，而 create ties 是实现这一结果的过程，更具体地说，所谓 create ties，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偶然联系，而是通过时间的投入、仪式的重复以及彼此的期待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关系。就像狐狸强调的“你要有耐心”、“每天在固定时间来”、“坐得越来越近”等细节，正是这些行为促成了“创造纽带”的达成，也正是这种持续的投入，使对方在无数相似个体中变得独一无二。因此，ties 在这里明显指向情感层面的羁绊，而非利益上或者物质的连接。

周克希将 create ties 译为“建立感情联系”。原文中的 ties 并未限定其具体性质，但结合语境可知，这种联系显然是情感层面的，周克希在译文中加入“感情”二字，属于适度增译。这一处理有两个明显效果：第一，它明确限定了“联系”的性质，使读者不会将其误解为普通社交关系；第二，它强化了该词与爱、责任等主题之间的关联。这一增译并未偏离原文含义，反而使其背后的隐含信息更加明显，有助于读者更准确把握原文所想要传达的内容。结合他此前将 tame 译为驯养的选择，可以看出周克希整体语言风格较为细腻，他倾向于通过补充语义来确保概念的情感指向清晰可辨。

李继宏则将 create ties 译为“创造关系”。这一译法没有增加限定词，而是将重点放在“创造”与“关系”两个词上。相比“联系”或“纽带”，“关系”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持续状态。同时，“创造”一词强化了人类的主动性，它暗示关系并非自然产生，而是需要人为建立。再结合李继宏对 tame 一词的处理，可以看出他在处理这一词时更强调行为的主动与实践。与周克希相比，李继宏没有明确突出情感这一层面，而是保留了关系的开放性，读者可以根据自己对文章的理解，对这里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这种关系既可以是情感上紧密的羁绊，也可以是物质的、利益的、或者社会性的关系。这种处理使译文的表达更加简洁，也更符合当代汉语表达习惯。但相对而言，它对情感羁绊这一方面的强调程度不如周克希译文紧密。

总体来看，周克希的“建立感情联系”更强调关系中的情感温度，李继宏的“创造关系”则更突出建立关系这一动作本身。

4.3. Essential

在英语原文中，essential 共出现两次，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流传度最广的一句为：“Anything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s”[11]。该句同样出自第二十一章狐狸之口。根据词典释义，essential 常见含义包括“必要的”“重要的”“本质的”“基本的”等。从文本结构来看，这句话是整本书思想表达的高峰——如果说 create ties 回答的是“如何去爱”，那么 essential is invisible 回答的则是“什么才真正重要”。在遇见狐狸之前，小王子已经访问多个星球，他遇见了很多人，像痴迷权利的国王、渴望赞美的爱慕虚荣者、自我逃避的酒鬼等等，这些人物所关注的对象都是外在的、可计量的，但是狐狸的这句话则对这种价值观进行了明确反转：真正重要的东西,如爱、责任、思念、陪伴等等都无法通过肉眼所见，而只能用心去理解。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角度看，essential 的翻译首先涉及翻译内因素，也就是它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这里的 essential 并不只是重要，更接近“本质”与“根本”的意思。它和 invisible to the eyes 共同构成了“表象—本质”的对照，因此译者在处理时，不只是要找到一个词义对应项，更要考虑它是否能保留原文的思想结构。

周克希将 essential 译为“本质的”，这一处理比较准确地对应了原文在哲学语境中的含义。因为本质强调的是事物最根本、最内在的属性，也正好与“肉眼看不见”形成呼应：正因为是本质，所以才不能通过表象直接看见。从“求真”的角度看，这一译法较好地保留了原文的思想深度，也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这句话不是在说一般意义上的“重要”，而是在谈事物的内在真实。不过，从“务实”的角度看，“本质”一词在汉语中较为抽象，对儿童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可能有一定难度。《小王子》虽然兼具寓言和哲理特征，但毕竟也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作品，过于抽象的表达可能会增加阅读门槛。也就是说，周克希的译法虽然增强了思想力度，但在可读性上相对弱一些。

李继宏则将 essential 译为“重要的”。这一译法更日常，也更容易理解。“重要”强调的是事物的价值，句子“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更直接，也更符合儿童的语言习惯。从“务实”的角度看，这种处理更注重读者接受，表达也更自然。但与此同时，“重要的”弱化了原文中“表象与本质”的对照关系。它不再强调事物的内在属性，而是转向价值判断，因此原文中的哲学意味会相对减弱。也就是说，这种译法虽然更容易读懂，但思想层次没有“本质的”那么强。

总体而言，周克希和李继宏对 essential 的处理，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翻译侧重。前者更强调原文的哲理色彩，因此采用“本质的”这一更抽象的表达；后者则更重视语言的通俗性和接受度，因此选择“重要的”这一更常用的词语。

5. 语言风格差异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对两位译者译本细节的比较可以看出，同样一部小说，不同译本之间往往会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风格和措辞选择上，也体现在译者对原文意义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上。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并不只是语言层面的技术问题，还与译者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职业习惯以及对原著的整体定位密切相关。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角度看，译者并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中立转述者，而是带着自身经验、身份认知和阅读期待参与翻译的人，因此译文风格往往会留下明显的个人印记。

综合前文案例分析来看，两位译者译本差异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译者社会身份中职业经历的影响。“周克希原本学数学出身，长期从事数学教育工作三十余年。数学背景使他的译文风格更偏向冷静、精确，也更注重细节处理”[13]。长期与数字和逻辑打交道的经历，使他在翻译时往往表现出较强的耐心和严谨性，对每一个词语都反复斟酌，力求准确。从他先后出版两版《小王子》，并且在多年后仍不断调整 tame 一词的译法，就可以看出他对译文质量的重视。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使他的译本既保留了较强的文学色彩，也较好地传达了原著中的人生哲理。相比之下，李继宏的社会身份更接近学者型译者，他不仅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还从少年时期便开始大量接触英语文学，翻译经验丰富。

这一身份使他对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有较强的理解能力，也使他更熟悉当代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在翻译过程中，他更充分地发挥了译者作为“社会人”的作用，不只是转述文本意义，也努力让读者感受到作品本身的情绪和氛围[1]。另外，与周克希的数学训练不同，李继宏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英语，较早接触大量文学作品，这使他对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和当代读者的阅读偏好更加熟悉。因此，他的译文通常更简洁，书面色彩相对较弱，表达也更直接明快，整体上可读性很强。虽然这种风格在文学气息上未必像周克希译本那样浓厚，但对于普通读者，尤其是当代成年读者和小读者来说，都更容易进入文本。

第二，是两位译者对原著定位的理解不同。根据译者导读可以看出，周克希在序言中曾提到，他在翻译过程中会考虑小读者是否能够理解词义，这说明他更倾向于将《小王子》视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因此，他在处理原文中一些带有哲理意味的词语时，既希望保留原著的思想内核，也尽量让小读者能够读懂。他的译文整体语言较为丰富，句子更有起伏，语气也更活泼，这些特点都与儿童文学的表达方式较为接近。相比之下，李继宏在正文前撰写了较长的导读，并在导读中提到，他认为《小王子》虽然篇幅不长，但在文学价值上甚至可以与优秀的古典喜剧或长篇小说相提并论，再结合他在导读中引用了存在主义等哲学理论，可以看出，他对《小王子》的定位并不局限于儿童文学，而是更强调其思想性和文学性。李继宏所面对的读者，也不仅是小读者，还包括大量成年读者[12]。因此，他在翻译时更重视语言的简洁和凝练，句式也更贴近现代汉语的阅读习惯，这种处理方式更符合成年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偏好。

两位译者的译本风格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角度来说，这些差异正是译者社会身份在翻译行为中的具体体现。每位译者都是在自身的经历、立场和读者意识的共同作用下做出翻译选择的，这些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而是各自对原著的一种理解与回应。因此，周克希和李继宏的译本各有其合理性，也各自为不同类型的读者提供了进入这部作品的不同方式。

6. 结论

本文以周克希和李继宏两个《小王子》中译本为研究对象,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文本中几个核心术语的翻译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对 tame，ties 和 essential 这几个关键词的具体考察,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在翻译策略和风格倾向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周克希更倾向于保留文本的优美性和文学感,注重语言的丰富性与节奏感,让读者在阅读中慢慢体会原文哲理的深度，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角度看,周克希的翻译行为更倾向于求真,即在保留原文意义结构和思想深度的基础上,尽可能让译文语言也具备文学表现力。李继宏则更注重让词语贴近现代汉语的日常表达习惯,让读者能更快地抓住句子的核心意思，并且他的译文整体更简洁直接,句式也更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偏好，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角度看,李继宏的翻译行为更强调务实,即在保证意义传达的前提下,优先考虑读者的接受效果和阅读体验。

两位译者都成功地完成了译者所肩负的责任。两个《小王子》中译本都广受好评,既让小读者能够顺利阅读,又让成年读者体会到简单语言背后的哲理内涵。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视角看,他们的翻译实践证明,翻译不是机械地将外文转换成中文,而是一个不断取舍、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每一个微小的词语处理都会影响读者最终感受到的语气和情感。也正因如此,同一部作品才会在不同译本中呈现出各自成立的语言面貌,也让读者有了更多选择和比较的空间，文学也得以在这种语言交换与交流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 吕茂丽,车海琪.《小王子》译本的译者行为探究[J].英语广场,2025,(16):12-15.

[2] 周领顺.译者行为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译者行为研究(其一)[J].外语教学,2010,31(01):93-97.

[3] 潘虹.存在主义视角下的童话书写——《小王子》意蕴解读[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0,39(09):109-113.

[4] 刘梁剑.驯养的道理——对《小王子》的哲学阐释[J].现代哲学,2025,(02):145-152.

[5] 费吴晓.从生态文学视角解读《小王子》中的爱与责任[J].现代商贸工业,2019,40(08):180-183.
[6] 罗维.寻求心灵与世界的统一——文化哲学视阈下经典童话《小王子》的深度解析[J].名作欣赏,2022,(02):5-10.
[7] 才佳鑫.《小王子》中隐喻的作用与意义[J].中原文学,2024,(03):47-49.
[8] 张建伟,罗智文.《小王子》中儿童价值观念再探析[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3,25(06):89-93.
[9] 雷嘉敏.接受美学视角下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以《小王子》两个汉译本为例[J].新传奇,2025,(10):47-49.
[10] 周领顺. 译者行为研究的整体观[J]. 山东外语教学,2025,46(02):100-107.
[11] 圣埃克苏佩里. 小王子[M]. 周克希，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2] 圣埃克苏佩里. 小王子[M]. 李继宏，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13] 张园园,余晋.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以《小王子》两个汉译本为例[J].英语广场,2025,(07):3-6.
[14] 周领顺. 中西译论关键词·译者行为批评[J].外语研究,2026, 43 (01):1-7+50.
[15] 周领顺.再论译者行为研究中的“翻译外”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5,47(02):31-42.
[16] 周领顺.译者行为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译者行为研究(其一)[J].外语教学,2010,31(01):93-97.
[17] 周领顺,周怡珂.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中的“行为”再释[J].外语导刊,2025,48(05):39-47+158.